

新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

摘抄本及其价值

仲 伟 民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（下简作《会编》），南宋徐梦莘（1126—1207）编，共二百五十卷，主要记载了徽宗、钦宗、高宗三朝之对外及内政情况，是一部研究宋史、金史、宋金关系史的珍贵材料。本文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摘抄本来探讨《会编》的传本问题及摘抄本的史料与校勘价值。

《会编》完成于绍熙五年（1194）。两年后，实录院因修《高宗实录》，在全国广泛征求私家笔记野史。徐梦莘的朋友杨公辅推荐《会编》。于是，实录院“给笔札抄录以进”。^①梦莘死后，其子简于嘉定二年（1209）复抄一本，赠其父生前好友楼钥。由于此书篇幅太大及印刷条件限制等原因，长期未能刊行。后来，一些有识之士发现此书的价值，乃不惜耗费巨大精力进行抄录。今知有传是楼抄本^②、玉海楼旧抄本^③、涵芬楼抄本^④、王氏郁冈斋抄本^⑤、稽瑞楼抄本^⑥、嘉业堂抄本^⑦、勤志馆抄本^⑧、白华楼抄本^⑨等。另据陈乐素先生所考，尚有脉望馆抄本、绛云楼抄本、四明天一阁抄本、竹垞行笈抄本、知圣道斋抄本^⑩。这些抄本今天有不少已失传，间有保存者，也因辗转传抄或蠹蚀而脱误颇多，有的甚至缺几卷或几十卷。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明抄本五种，其中四部是残缺的。

《会编》最早的刊本是光绪四年（1878）袁祖安的活字印本。因为活字本所据抄本并非最佳，校勘也较粗，故后人批评

道：“脱误之不可胜计，甚者连篇累叶，删落凌乱，真有刻如不刻之叹。”^⑩ 尽管如此，袁氏传布之功还是应当肯定的。至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有许涵度校刊本问世（实为光绪三十三年开雕，宣统二年刻竟）。许氏刊本所据，是诸抄本中比较好的。彭元瑞云：“此书经武林吴氏，吴门朱氏传校数遍，取证多本，予得之复有增益。世无刊刻，辗转误抄，斯其最善矣^⑪。”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，又有海天书店铅印本行世。此本后附“大事年表”，凡是重要的制敕、诏诰、国书、奏议等，按年登载，下系页码，以便检阅。但它因主要依据光绪四年活字本，其漏误处仍多。

今另见华东师大图书馆藏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摘抄本，不分卷，共十六册。半叶九行，行二十五字左右。摘抄时代不详，钤有“松竹斋”印，但亦未知为何人。此摘抄本册数编号前后颠倒，笔者通过检索爬疏，理出了顺序，并发现此摘抄本与他本有异同：

（一）有选择地抄录。如卷152“刘牒上万言书”，各刊本共有七策，而此摘抄本只存录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策。（二）大量删削无关紧要的记载。有的甚至将整卷原书删去，如删卷55、卷109、卷114等。又卷22—47整整26卷，也都统统被删去了。（三）对原书中重要或比较重要的章节或事件，则全部抄录或详细摘录。如卷62、63叙述宋金交涉及交割三镇之事，卷110傅雱使金谈判，请求金承认高宗在南京继位之合法及送回二帝的问题等等，均予照录。

可见华东师大所藏摘抄本，大体上是大事详，小事略；宋廷事详，金国事略；外交事详，内政事略。摘抄本所据本子较好，所以具有一定价值。

摘抄本在具体内容上，与他本有一定差别。今以光绪四年袁刊本（下简称“袁本”）与之比较，可以看到：

(一) 摘抄本在某些内容上超出了袁本，下举三例说明之。

1. “王庶再上乞罢会议札子”条：摘抄本记载（节录）：

曰：“虏性豺狼，互有观望，设为和议以休我兵，后稍平静，必寻干戈。今若苟徇目前以纵其请，后来祸患何可胜言？设如虏人未有动作，损陛下威武，离天下人心，耗蠹财赋，怠惰兵将，岁月易失，凶丰不常，所坏者国家之势力，所忧者陛下之宗社，臣下无所不可。今走道涂号，奉使者朝在泥涂，暮登侍从。居庙堂展经猷者窃弄威福，专庇私暱，岂可为痛苦流涕而已哉！”

按：此条在袁本卷188中只存目“王庶再上乞罢会议札子”几字，下无记载文字。在这个札子中，王庶建议坚持抗金，罢黜和议。所摘录主战派王庶的言论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2. “二十二日丙申，秦桧薨”条：

又据抄本《中兴姓氏录》曰（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句下）：其任将帅，必贪汙□冗者，士气因之不振。见国家财用不足，密谕江浙监司，暗增民税十之六七。民力重困，困饿死者甚众。又命察事卒数百人游市，间闻有言其奸者，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。上书言时政者，例贬数千里之外。日使士人歌颂太平中兴政治之美，故言路绝矣。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，必斥逐之，固宠市权，欺蔽天子耳目。谏官皆其私暱，无有敢言其非者。自刘光世卒，其建康家园并以赐桧。又张俊卒，其房地宅缙日（？）二百千，其家献于朝，桧尽得之。性阴险如崔岸不可测，喜赃恶廉，略不顾祖宗成法。每入省，已漏即出，文案壅滞，皆不省，贪墨无厌。郡守到阙，例要珍宝必数万贯，乃得差遣。至贪污不法，为民所讼，桧复力庇之，故赃吏恣横，百姓愈困。腊月生日，州县献香送物为寿，岁数十万，富逾左藏数倍。待四方士如草芥，自忖必享寿百年，然后传子。非天崩地陷，人莫如何

之。二十五年忽病危（下接上亲临之）。

按：此条袁本卷220中不见。

3. “二日乙巳，以渊圣皇帝升遐忧戚之情布告天下”条：

附录任元受追荐钦宗疏文（从《挥麈录》录出）：“时巡万里，群情久阻于望霓；岁阅三星，仙躅俄迁于奔电。悲缠率土，冤薄层霄。臣谊托僭纓，心增荼蓼。从君以出，始惭晋国之亡臣；御主而还，终愧赵家之养卒。攀号莫及，摧陨何穷。尝闻无罪而杀一夫，尚复有辞而吁上帝。矧兹卅载，丧我两君。义不戴天，叩九阍而靡诉；礼应投地，希十力之可凭。爰竭蜉蝣之忱，仰干龙象之馭，恭惟大行渊圣皇帝。风跻上哲，遽多艰嗣；□服经年，躬亲庶政；遥羈朔漠，只为苍生。已深露盖之嗟，更讶轳车之惨。遗弓安在，凭几无闻。万乘墨缯，将御徐戎之难；六军缟素，咸呼义帝之冤。自怜草野之踪，莫效涓埃之报。伏愿法证三乘，趣召十地。惟天子名为善寢，万有皆空；犹世尊身入涅槃，一真不坏。兜离响灭，恒闻梵呗之潮音；区脱尘空，来即法华之宝会。然后神功助顺，中外协谋。戴木主以祖征，誓修幽壤之报；奉梓宫而安窆，冀慰在天之灵。”

按：此条袁本卷229未见。摘抄者说引自《挥麈录》，但查今本，未有此文。

此外，摘抄本还有多处文字与袁本不同。见下表：

袁 本	摘抄本
(1) 卷57:粘罕、斡离不会于平定军，议再入寇。《节要》曰:粘罕自太原东之平定，斡离不自真定西之平定，以议再寇。	(1) 粘罕与斡离约会于平定州军，议再入寇。九月，金人攻克平定州。十二月二日甲午，粘罕自太原东之平定，斡离不自太原西之平定，以议再寇。

(2) 卷108: 二十一日, 金国斡离不殂。

(3) 卷127: 《建炎复辟记》曰: ……车驾江宁府。

(4) 卷137: 金人侵入, 兀术率众乘舆, 亲自明州而还。

(5) 卷138: 金人在建康, 韩世忠以海船扼于江中……兀术谓韩常曰: 使船如使马, 何以破之?

(6) 卷183: 王庶论不可讲和。

(7) 卷211: 二十三癸未, 车驾至临平镇, 金人遣使来聘。送梓宫及太后来使副凡十一人, 各有名色。

(8) 卷230: 十日庚戌, 徐嘉、张抡回阙。

(9) 卷248: 持服秦垧, 秦堪献金器五千两, 银七千两, 米二十万石, 侯服阙日取旨。

(2) 二十一日金国斡离李殂 (赵鸿臚《燕云录》称七月初二日, 未知孰确)。

(3) 《建炎复辟记》曰: ……车驾江宁府。(此记不知何人所撰, 与《秀水闲居录》详细互见, 亦微有参差, 故并录之)

(4) 金人侵杭州, 既破, 乌珠率众乘舆, 亲自明州而还。

(5) 金人在建康, 韩世忠以海船扼之江中……乌珠谓其将韩常曰: 南人使船如使马, 何以破之?

(6) 兵部尚书枢密副使王庶再论不可讲和。

(7) 二十三癸未, 车驾至临平镇, 金人遣宣徽使刘箬册宋康王为帝, 遣使来聘。送梓宫及太后来使副凡十一人, 各有名色。

(8) 十日庚戌, 徐嘉、张抡回阙 (到泗州即回)。

(9) 帝幸建康。秦桧子秦垧、秦堪方持服, 献金器七千两, 银五千两, 米二十万石, 侯服阙日取旨。

从整体上看, 摘抄本较简单明了, 比袁本等文字要少些; 但是通过以上所举, 又发现摘抄本在有些地方文字反而多出袁本。此种情形似非摘抄者随意增入, 今疑摘抄本所据的底本与其它各抄本所依据的原本不同。

(二) 摘抄本在内容与段落的安排顺序上, 也有不同之处。先说段落顺序的不同:

1. “赐蔡攸自尽”条, 袁本中放在卷56; 而摘抄本则放在今

袁本卷54“蔡攸移万安军安置”条后。从文献内容看，显然摘抄本安排比较合理，因这同属一事，使读者能明了事件的始末。

2.“宗泽遗书范讷、赵野，责其退屯”条，袁本放在卷85“十四日甲辰，邦昌致书于军前，恳免征催金银”条后；而摘抄本则放在“十五日乙巳，邦昌往青城见二酋致谢”条后。

3.“吕好问、张所驰蜡书至大元帅府”条，袁本放在卷90“马超在河北山寨与金人战，被执”条前，而摘抄本则放在其后。

4.袁本卷123“（二十八日）辅遼聚众于涟水军”条在前，“张用据两京”条在后，而摘抄本则相反。

5.袁本卷168“十月，李纲知洪州，兼江西安抚制置大使；吕颐浩知潭州，兼湖南安抚制置大使”条，合为一条，下面并列两人赐诏；而摘抄本则分作两条。

6.袁本中的王庶“第五札子”放在卷186，而摘抄本则提前放在今袁本卷183“六月，王庶来朝”条后。

再者，有些文句的叙述顺序也有所不同。见右表：

由此可见，摘抄本在内容顺序安排上，有些地方比袁本合理些。

（三）摘抄本某些译名有所不同。

袁本卷2“二十七日丙子，马政至女真所居阿芝川涑流河”。摘抄本多一注释，谓“阿芝川涑流河”又译作“安札川阿林河”。

袁本卷114“窝里温陷青、潍二州，娄室孛堇陷延安府。”摘抄本把“窝里温”译作“鄂勒欢”，“娄室孛堇”译作“娄室罗索”。

袁本卷114“十一日丙申，金人银术陷均州，知扬州杨彦明弃城走。”摘抄本把“银术”译作“尼楚赫”。

袁本卷115“金人娄室孛堇陷凤翔府”。摘抄本把“娄室孛

袁 本	摘抄本
(1) 卷67:十六日丁未,驾幸南薰门……以田灏、刘昫为南北壁提举官。初,中书舍人擢为南壁提举官。	(1) (《遗史》)又曰:中书舍人李擢为南壁提举官……十六日丁未,驾幸南薰门……
(2) 卷95:二十七日丙戌,发纲运赴南京。括船装发纲运及乘载宫嫔等赴南京。汴河之舟,如鳞次而行。	(2) 二十七日丙戌,内侍邵成章、王袞奉乘輿服御仪来。
内侍邵成章、王袞奉乘輿服御仗来。	发纲运赴南京。发船装括纲运及乘载宫嫔等赴南京。汴河之舟,鳞次而行。
(3) 卷199:二月,刘筠为东京副留守,李显宗为南京副留守,孟庾为东京留守,仇愈知河南府。	(3) 绍兴十年二月,孟庾为南京留守,刘筠为东京副留守,李显宗为南京副留守,仇俞知河南府。

堇”译作“罗索贝勒”。

袁本卷138“兀术谓韩常曰”,摘抄本把“兀术”译作“乌珠”。

摘抄本和袁本的译名都是音译而来,摘抄本译法不太准确,也不统一。而袁本译法却前后统一,并为后世采用。但有一点值得重视,即摘抄本译法比袁本译法较为原始。

今见诸本有许多错漏,而摘抄本可以补正其中某些地方。

(一) 补缺

今见袁本缺字凡六十一处,缺一百二十三字(袁本缺字处原以“□”示之)。其中有些缺字,可由摘抄本补之。例如:

袁本卷3:“止用木盆注□粥”。按“□”处,摘抄本作“鲜”字。

袁本卷7:“良久,□兵来战”。按“□”,摘抄本为“辽”

。

袁本卷11：“惟是一个燕京，已□与贵朝平、滦等州”。按“□”处，摘抄本为“许”字。

袁本卷11：“初，童贯行，上遣内侍李□微服于贯军中，探其去就”。按“□”处，摘抄本为“慎”字。

袁本卷16：“金人即大得所欲，□职官富户”。按“□”处，摘抄本为“号”字。

袁本卷16：“通地利于九山，□□镇医闾之峻”。按“□□”处，摘抄本为“坤轴”二字。

袁本卷67：“初上城以□□为束，悬以铁盆。”按“□□”处，摘抄本为“松枝”二字（“初上城”，摘抄本作“初城上”）。

袁本卷74：“南京与金人凡金一□□百两，银两万五千两……”。按摘抄本作“南京计取到金五百两，银两万五千两……”。此处文字有异同，待定。

袁本卷84：“邦昌遣邵溥使南寨，□□使北寨”。按“□□”处，摘抄本作“蔡懋会”三字（疑“会”为衍字）。

袁本卷88：“金人□留中丞秦桧。”按“□”处，摘抄本作“又”字。

袁本卷89：“封皮云：付翁彦国。其中乃□端朝中丞”。按“其中……”句，摘抄本作“其中乃云：上端朝中丞”。

袁本卷97：“李□献黑漆皮马甲二万副。”按“□”处，摘抄本作“构”字。

袁本卷98：“燕山有市卖人，充□□军兵虏得男人，视人立价卖之”。按“充□□军兵虏得男人”句，摘抄本作“凡军兵虏得男人”。此处文字有异同。

袁本卷101：“不惮□□而檄率土”。按“□□”处，摘抄本作“戴星”二字。

袁本卷129：“苗翊收其兵万六千余人，走剑州□□县。”按“走剑州□□县”句，摘抄本作“走剑川县”。文字有异同。

袁本卷148：“……官虽寄碌，实是同僚，同□□□，以储英俊□□用示宠锡。”按此句，摘抄本为“官以寄碌，实视同僚；蓬莱道山，以储英俊，并以示宠锡。”此处文字有异同。

袁本卷150：“□取太原，路归遇贼，被杀”。按“□”处，摘抄本作“原”（指“徐原”，前文曾出现过）。

袁本卷179：“大臣之罪莫大乎□□”。按“□□”处，摘抄本作“误国”。

袁本卷191：“乃发于数岁□□□□□汲汲然遣使见招于太上之丧……”。按此句，摘抄本作“乃发数岁之前，汲汲然万里遣使报太上之丧……”。文字亦有异同。

袁本卷225：“……有逆□提师过江，复取河南……把截水路，两□造桥……”。按“□”处，摘抄本分别作“谋”、“势”。

袁本卷234：“金人三却，至竹林下，铁骑突出，官兵遂败死者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在樊城而金人亦退。”按“官兵……亦退”句，摘抄本为“官军遂败死者几半。是时拱在樊城，而金人亦退。”

袁本卷244：“临洺至沙河县三十五里，沙河至邢州□□里”。按“□□”处，摘抄本作“四十”。

（二）校正

今存各本中存在许多错误，有的地方很明显，但以前无据可查。自摘抄本发现后，其中许多错误即可迎刃而解。通过细校，笔者发现袁本错误之多令人吃惊。由于篇幅所限，下面兹举几例，以见其大端。

袁本卷17：“辽国平州节度使张觉据平州”。按摘抄本“张觉”作“张穀”（据阁本），是。

袁本卷19：“《北征纪录》”，按据摘抄本当作“《北征纪

实》”(蔡肇著)。

袁本卷58:“又王云口陈云等奉本朝口宣……”。按摘抄本作“又王云曰:臣云等奉本朝口宣……”。

袁本卷102:“二日辛卯,上乾龙皇帝尊号为孝慈渊圣皇帝。”按摘抄本“乾龙皇帝”作“靖康皇帝,”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5:“辛卯,尊靖康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”。

袁本卷102:“诏修国政”。按摘抄本作“诏修国史”。

清代及近代的刊本皆未参考摘抄本,所以未能改正原本中的一些错误。今所见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虽是一个摘抄本,但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板本校勘价值,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,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利用。

注:

①见楼钥《攻媿集》卷108《直秘阁徐公墓志铭》。

②见明徐健庵《传是楼书目·史部·杂史》。

③见《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卷2《史部·纪事本末类》。

④见张元济《涵芬楼烬余书录·史部》。

⑤⑧见《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·史部·编年类》。

⑥见清陈揆《稽瑞楼书目》“附记各橱”部分。

⑦见周子兴《嘉业堂抄校本目录》卷2《杂史类》。

⑨见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》(上)《史部·纪事本末类》。

⑩见陈乐素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考》,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六卷第二、三号,1936年7—9月。

⑪据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(40册),引抄者语。

⑫其实袁氏早在光绪四年已有刊本行世。

作者工作单位: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